

梁祝

LIANGZHU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梁祝

2006. 3

鄞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办

本刊理事单位名录

(排名不分前后)

宁波市鄞州区委党校
宁波市鄞州区经济发展局
中国工商银行鄞州支行
宁波市鄞州区农林局
浙东塑料建筑材料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上李家村
宁波通达精密铸造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横溪镇卫生院
宁波市鄞州区高桥镇新联村
宁波开诚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大荣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黎山后村
宁波市鄞州区五龙潭食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轻工业局劳动服务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东光村
宁波市鄞州区规划局
宁波轻纺城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发银行宁波鄞州支行
宁波市鄞州区供电局
宁波江南春大酒店
民生银行宁波分行
宁波市鄞州区环保局
宁波市鄞州精农示范园
宁波市鄞州区东林寺村
宁波市鄞州区贸易局
宁波市鄞州区邱隘镇五都王村
宁波市鄞州区水利局
宁波市鄞州区广播电
天安保险宁波鄞州公
宁波市鄞州区卫生局
宁波市鄞州区横溪镇多谷村
望春管委会

宁波泰鑫针织制衣有限公司
宁波鸿达印务有限公司
梅墟木材经营有限公司
宁波友帮制灯有限公司
宁波永仕电机有限公司
银鑫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市兄弟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宁波信用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五乡镇宝同村
宁波市鄞州区龙观乡桓村
宁波天柱特种钢管有限公司
浙江移动通信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姜山曙光村
宁波市鄞州区石碇塘西村
宁波市鄞州区新城区拆迁办公室
宁波市姜山东林寺院
上海浦发银行鄞东支行
宁波市鄞州工程建设管理处
宁波市鄞州房地产管理处
中国民生银行鄞州支行
宁波龙观化工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五环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区横溪镇梅山村
宁波大特锁业有限公司
宁波华晟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神杰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海曙福乐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鄞江中学
宁波市鄞州区横溪中心卫生院
宁波富亚达企业
宁波英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华鑫手袋制品有限公司

鄞州集仕港砂石管理组
 宁波飞龙工艺品厂
 鄞州如艺制衣有限公司
 宁波华纳时装有限公司
 宁波兴达制衣有限公司
 宁波永茂电器厂
 宁波资友制衣有限公司
 宁波五洲电机科技有限公司
 宁波小天使服饰有限公司
 鄞州金利汇制衣有限公司
 鄞州横街镇方广寺
 鄞州横街自来水厂
 鄞州横街林村
 宁波力达物科搬运设备厂
 宁波市海曙区光电加工机床厂
 宁波市鄞州天升塑料制品厂
 宁波甬建装璜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欣欣塑胶厂
 宁波明光制衣有限公司
 鄞州五乡镇贵玉小学
 宁波市鄞州恒成织带厂
 鄞州望春卫生院
 宁波精业制衣有限公司
 鄞州海得塑车灯有限公司
 鄞州区横街镇水家村
 宁波市鄞州顺盛织造有限公司
 鄞州爱中日月兴阀门厂
 宁波甬祺铝铝制品有限公司
 鄞州区邱隘中心卫生院
 鄞州医疗特色门诊
 鄞州区洞桥镇洞桥村
 宁波三峰机械电子有限公司
 宁波四明汽配有限公司
 宁波世昌电器有限公司
 宁波鄞州云龙卫生院
 宁波市鄞州第二造纸厂
 鄞州区瞻岐镇西城村
 鄞州区瞻岐镇岐西村
 宁波红环机制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协力缝制机械零件厂
 鄞州区古林镇卫生院
 宁波市鄞州华盛纸塑制品厂
 鄞州区钟公庙卫生院
 宁波小星星车业有限公司
 宁波健信卫浴制品有限公司
 鄞州区集仕港中心小学
 宁波宏光鞋服有限公司
 鄞州区鄞江中心卫生院
 宁波市鄞州高级中学
 宁波市东钱湖小普陀霞屿寺
 鄞州广善寺
 宁波缝纫机厂
 姜山镇周韩村
 宁波华亚渔具配件厂
 宁波远东热双金属实业公司
 宁波宏华模具冲件厂
 宁波英峰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宁波中港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盛帮服装制造有限公司
 横街溪下村
 鄞州区古林镇鹅颈村
 古林镇张家潭村
 横街镇应山村
 高桥镇联升村
 集仕港董家桥村
 古林镇共任村
 古林三星村
 高桥镇潘家村
 洞桥镇政府
 鄞州嘉谊日化包装有限公司
 鄞州区洞桥镇东兴村
 古林镇仲一村
 古林镇前虞村
 高桥镇高桥村
 宁波东盛工艺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甬城方向盘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双萍制衣有限公司
 鄞州唐盛服饰有限公司

鄞州光鑫机械有限公司
舒乐工艺品厂
宁波市珂易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市科华水泥有限公司
集仕港新后厍桥村
驿达制衣有限公司
宁波鄞州远洋通讯网络设备公司
爱迷达帽业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嘉和制衣厂
宁波市鄞州诗琦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鄞州佳联服装有限公司
宁波海日塑料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天顺塑粉厂
鄞州恒兴冲压件厂
宁波鄞州宏伟模具冲件厂
宁波洞桥海鑫电器配件厂
宁波恩得车辆配件厂
宁波振华电缆桥架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昌吉工艺品厂
宁波鹏程车灯电器有限公司
恒天织造厂
宁波市鄞州艺辉皮件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石碶街道建庄村经济合作社
宁波乐群电子有限公司
石碶后仓村
宁波日立服装有限公司
宁波鄞州米乐格服装有限公司
宁波华腾制衣有限公司
宁波荣顺纸品包装有限公司
宁波大金塑料机械有限公司
宁波万绅服饰制衣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龙鹰服饰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华灵机械配件有限公司
宁波浩瀚工贸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华盛接插件厂
宁波市鄞州横溪新光五金螺钉厂
宁波市鄞州红日不锈钢有限公司
鄞州振奋针织绣服厂
宁波达利家具五金制锁有限公司

宁波南洋酒店用品有限公司
恒达金属制品公司
石碶油冷却器厂
宁波鄞州旭日工艺品厂
宁波享达钟表有限公司
宁波佳璐印务有限公司
宁波金坚工艺品有限公司
宁波市鄞州晶莹工艺品厂
鄞州新力机械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星箭航天机械厂
集值港白渔村
宁波市鄞州鸿升针织制衣厂
宁波市鄞州古林福利厂
宁波裕江特种胶带厂
宁波华安建材冶炼有限公司
宁波锐盛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宜科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李氏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杰利塑业有限公司
宁波双燕奶业有限公司
宁波碧彩实业有限公司
宁波君禾泵业有限公司
宁波龙峰混凝土有限公司
东海集团有限公司
向阳集团有限公司
宁波旷世家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博威集团有限公司
梵森服饰有限公司
福泉山茶厂
宁波市海曙长光电加工机床厂
宁波东钱湖白云寺
宁波亚富制衣有限公司
宁波嘉乐染整有限公司
宁波大宇工具有限公司
宁波华义模塑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康发铸造有限公司
鄞州区公路段
鄞州日报社
宁波源缘服饰有限公司

主 编 徐剑飞
 副主编 卢小东 葛迦华
 编 委 叶 敏 史久阳 朱国富
 成 风 沈淑波 吴琼文
 陈 勇 何龙达 余 峰
 赵福萍 袁吉发 钱德祥
 成 风
 陈 勇
 责任编辑 2006年8月5日
 封面设计 鄞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出版日期 《梁祝》杂志社
 主管主办 宁波市鄞州区惠风东路568号
 出品 鄞州区文联《梁祝》编辑部
 地址 315100
 邮编 0574 - 87525335 87525337
 电话 zhuyingtai238@tom.com
 邮箱 宁波正平印务有限公司
 制版

文艺期刊《梁祝》

本期特稿

周长城散文：鄞江古镇系列.....周长城 / 07

新 新 叙 述

丈夫.....张 忌 / 12
 娟子的爱情.....秦钦儿 / 21
 青春一掠.....西蕾宁 / 25

分行的理念

甬上诗家：陈海勇.....陈海勇 / 31
 诗歌是我的爱女.....陈海勇 / 32
 “我打算把所有的财富退回给大地”.....成 风 / 34
 甬上诗家：钱利娜.....钱利娜 / 36
 我的信仰：清澈的主观.....钱利娜 / 37
 玻璃器皿中的女巫.....王立军 / 39
 姜宇清诗页.....姜宇清 / 41
 王永诗页.....王 永 / 42
 张鹏展诗页.....张鹏展 / 43
 屏子诗页.....屏 子 / 44

2006.3期 Contents 目 录

民俗民间

- 漫说鄞外鄞.....郑传杰 / 45
寻找姓鄞的人.....徐剑飞 包坚军 徐 明 / 49
浙东堕民：文本考究与田野调查.....王 静 / 52
《中国吉普赛人》序.....周静书 / 54

童话·儿童文学

- 圆圆和牛牛.....崔海波 / 61

行行吟吟

- 我在岐山书院上学.....谢武稼 / 68
慧日禅寺之行.....张竹君 / 70
烟雨东钱湖.....万 之 / 72
石林看“阿诗玛”.....龚 成 / 73
春风无色最消魂——赵小康印象.....戴松岳 / 75
做半个文化人.....柳 斌 / 77
行李的故事.....王 赞 / 78

目 录 2006.3期 Contents

悦 读

两种叙事文本和我的阅读感受……………梅子雨 / 79

养 眼 作 品

吴琼文赴哈尔滨“故乡情”画展作品选……………吴琼文 / 插页

陈平平摄影作品选……………陈平平 / 插页

卢小东摄影作品选·游走宁波系列之:

站直的和躺下的 / 封二 天亮走马塘 / 9 莲桥街轶事 / 14

人客来啦啦? / 17 站在石墩上的小娘 / 22 甬式小院 / 27

早班车 / 60 奔 / 62 外国教堂 / 65 谈天 / 封三

晃悠的女人们 / 封底

信 息 窗

区文联召开五届八次全委会……………钱德祥 / 11

我区举办新农村建设创作笔会暨谢武嫁作品研讨会……………钱德祥 / 20

《公安廉政文化丛书》著手创作……………钱德祥 / 29

张嗣平画展暨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钱德祥 / 69

区文联送书下乡参与新农村建设……………钱德祥 / 71

周长城散文： 鄞江古镇系列



<http://www.blogcn.com/u/52/32/dnsbzcc/index.html>

我对鄞江有一种特别的好感，这种好感甚至超过对家乡的感情。

小时候，家乡之外，我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鄞江。那里的山、水、桥、堰、塘、村庄、田野以及那里的人，都给我很美好很朴素的感觉。我想这是个好地方。工作以后，读了一些方志，才知道，鄞江这地方果然不寻常，长达五百多年的明州州治、鄞县县治所在地，比比皆是的人文遗迹，号称“四明首镇”的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山水风貌，让我感到，古镇鄞江不但自然环境颇具特色，而且文化积淀之深厚在浙东地区也是首屈一指。

还有自己的感情因素：我和我的爱人都在鄞江工作了十年左右，我们在那里结婚成家，在那里生下了女儿；如今鄞江还有我们许多亲戚、朋友、同事，我们经常联系、相聚。我们到了鄞江，如同到了自己的家里……

于是，近年来我写了一组有关鄞江古镇的文字，放在自己的博客上。想不到，被我的老同事、如今鄞州文联徐副主席剑飞女士看到了，给了一些溢美之辞，还丛恿我

弄一组，发到《梁祝》上去。我欣然应允，因为《梁祝》周围一帮人都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也不怕献丑，拿出来正好让他们一乐。

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对鄞江的感情。凑巧的是，我在写古镇鄞江的日子里，欣喜鄞州区委、区政府拟投巨资开发鄞江历史古迹，建“唐朝鄞江”。那么，我把这些文字发出来可谓正逢其时，也算是为保护、发掘鄞江历史文化作一些鼓动。

响岩余音

鄞江镇东面鲍家勒村后，有一座小山，叫小岩山，紧临鄞江。镇里的文保员陈思光告诉我，山上有一狭窄岩洞，高两米许。江上哗哗水声及江边人语笑声，能在洞内发出清晰回音。人进入洞内闻之，仿佛身处江中。有方志记载为证：岩中有洞，江水作声；与游人笑语，则岩洞应答，故称响岩。可见鄞江人将小岩山又称作响岩。

山上无水，却能传出水声，堪称一绝。在我看来，响岩好像是置于海边的一只大海螺。把海螺放在耳畔，不也能听到大海的涛声嘛。

我于是拉老陈一起去响岩，我想听听那只海螺里柔柔的水的回音。那天籁之音该有多么美妙！可是走到一看，一座小山，临江的阳面被开凿过，岩石凹凸不平，却不见岩洞；阴面虽有草木生长，亦无神奇之处。我不禁怅然，问：岩洞怎么不见了？老陈说，被采石凿掉了。鄞江这地方的历史遗迹，成也

采石，败也采石。老陈此话不无道理，如鄞江的它山堰、尚花山石宕、官池塘等都是采石而成的人士杰作，但采石也毁了多少自然景观和石头以外的历史遗迹，如响岩及周围文物；而且采石造成的毁绿和给山体带来的丑陋，到现在还无法弥补。

老陈见我不悦，忙说：还好，你虽听不到响岩的水声，却能听到响岩的诗声，那韵律韵味你是熟悉的，也永远不会消失。我正惊愕间，他诵起了唐代著名诗人贺知章那首妇孺皆知的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这怎么会是响岩的诗声，这首诗跟响岩有什么关系？我不由惊奇。老陈说：据我考证，贺知章这首诗就是在响岩写的，因为他就是鄞江人，他晚年就住在响岩。我颇感意外，凭我读诗所知，贺知章应是浙江绍兴人，他《回乡偶书》第二首中明明写着“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之句。镜湖就在绍兴啊。好像没有文史学家说过贺公是鄞江人，那首诗是在鄞江边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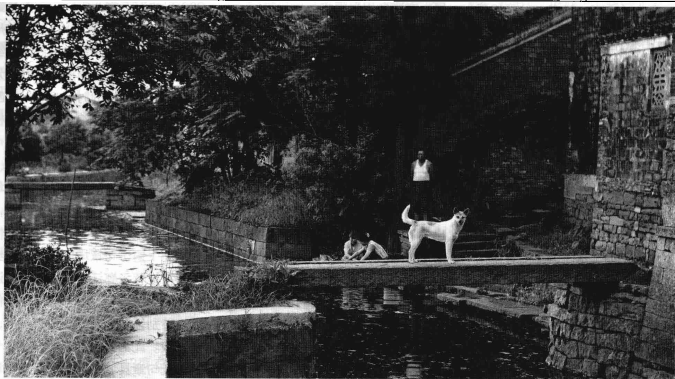
但老陈不以为然。他告诉我，据方志记载，响岩边上原有贺公约台，是贺公归乡后的垂钓休闲处，可惜也被采石毁掉了。他又带我到山边察看一处遗址。他说，这就是当年贺公回乡后住的地方，原来的住宅名叫“高尚宅”。有一块“高尚宅约台记”石碑可以证明，石碑上有全祖望所撰碑文。这块石碑现在被老陈保护起来，藏到它山庙里了。老陈还搬出清代徐兆鼐《四明谈助》中“贺先生知章生小溪之响岩”的记载，搬出贺知章自号“四明狂客”而不称“山阴狂客”等来作推断，说服我，让我相信贺知章

确是鄞江人。

我为老陈的执着和引证典故的努力而感动。我不知道老陈的说法以及提供的史料能否说服文史学家，让他们重新做出定论：贺知章就是鄞江人。这样的话，我喜欢的鄞江古镇，不但有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还有引以为豪的历史文化名人。这是何等的好事！我知道这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至少是很遥远的。但这有什么关系，人们常常这样勉励自己去接近一个目标：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也要作出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以老陈为代表的鄞江人如今正在做出这样的努力——发掘鄞江的历史文化。

但话说回来，对贺知章究竟是哪里人，还是让专家去做这道课。我们并没有必要去作烦琐的考证和争论，我们只要让后人知道鄞江这地方也有跟贺知章相关的一些东西，并把这些东西保护好就够了。历史上多少人和事都是没有定论的，也可能永远无法定论。美女西施，多少地方说她是他们那儿的“女儿”，也有多少地方都要“娶”她做“媳妇”，最终不了了之。梁祝传说发源地之争，更是让整个中国都成了“战场”，包括我们鄞江在内，多少跟梁祝故事有点瓜葛的地方都各不相让，最终还是合起来申报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于是皆大欢喜。历史文化遗产本身就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大家都应该珍惜，都可以享受。就像贺知章的《回乡偶书》，一千多年来，神州处处余音袅袅，谁都觉得耳熟，谁都觉得亲切，那浓浓乡音可以是绍兴的，可以是鄞江的，也可以是别的地方的，实际上是所有回乡人的。

这样想着，尽管探访响岩无果，也没有听到响岩柔柔的水声，



卢小东摄影作品选·游走宁波系列之：天亮走马塘

也就不觉得遗憾了。我和老陈便回镇上上来。途经一所小学，忽闻得教室里传来“少小离家老人回，乡音无改鬓毛衰……”的朗读声，童稚之音，格外悦耳。我对老陈说：这不就是最好听的响岩的余音啊！老陈脸上也露出了孩子般的笑容……

梦回官池塘

夏日傍晚，暮霭渐浓，官池塘开始热闹起来，吃过晚饭的老人摇着蒲扇来到塘上溜达，聊天。一些男人和孩子干脆在石板上铺了条席子，凑在一起玩牌，下象棋。来来往往的人依然很多，拉车的、挑担的、步行的，他们不时地提醒这些乘凉的人，“让一让，让一让”、“小心啊”、“注意点”……热闹得像赶集似的。石塘两头，沿河一排高大的枫杨树，枝叶婆娑，树影

憧憧。树下的河埠头，此时一溜的花花绿绿，叽叽喳喳，那是女人们的乐园。她们把屁股翘得半天高，在那里洗衣，洗碗，也有洗头的，饱满的乳房像小白兔似的欢跳着，几乎要从单薄的衫衣里蹦出来。这时她们的笑语音和捣衣声，有些放肆，有些狂野，好像释放着白天的压抑和沉闷。她们的说笑偶尔被塘上乘凉的男人听得，男人们禁不住起哄，大笑，于是女人撩起水泼过去，男人却笑得更邪……直到沿河的路灯和屋子里的灯光亮了，官池塘上才渐渐安静下来，但又是一种别样的风情：昏黄的灯光透过树影，斑斑点点洒落到河里，微风吹过，银光粼粼，一圈圈向官池塘荡漾而去。这时河水变得格外柔软，官池塘也变得轻盈起来，仿佛是系在河上的一条巨大的绸带，在水面上摇曳，在灯光里晃动……灯光稀疏了，塘上的乘凉人也陆续回家了，只有浓浓的枫杨树，一直守护

着官池塘的宁静。这时，从河边木屋的窗口里，飘出了悠扬的二胡声，那是镇上的民间艺人在晚间抒发情怀，而这正好给官池塘、给古镇增添了几分柔情，增添了梦一般的古朴、安谧……

这就是鄞江镇上曾经最热闹、最有特色的地方——官池塘，它一直存于我少年时代的记忆中，多年来，我经常梦回那个地方，梦见那种情景。

官池塘其实是一条拦水之堤坝，始建于明代嘉靖三年（公元1524年），全长一百二十余米，宽五米。它的形状很独特，不是笔直的一条，而是在河中心拐了个弯，呈直角形，然后再与一座称为光溪桥的石拱桥成直角相接。这样，塘与桥相连后就近似于“Z”字形，横亘于镇中心的光溪河两岸。看上去，两座石头建筑既连成一个整体，又各具特色，这在其他地方是不易见到的。据说，之所以这样修

筑，是为了蓄水、排洪、分流和疏淤。而它同时又是一条交通要道，直接贯通鄞江镇上最繁华的两条街弄、四个村子，并与镇南面的鄞江廊桥连成一线，遥相呼应。所有鄞江人南来北往，都得从这条塘上经过。可以说，它是鄞江古镇的标志，是古镇上一条最引人注目的风景线。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电影《难忘的战斗》就是以这座石塘及其两岸的街面、房子为主要背景拍摄的。有一个拍摄场面，至今还在我的脑海里浮现——深夜，在解放军征粮工作队的指挥下，成百上千的卖粮农民挑着谷子，举着火把，潮水般地从官池塘上经过。夜很黑，我远远望去，看不到人，也看不到官池塘，只看到一条巨大的蜿蜒的火龙在河上中游动，拱起的光溪桥上的火把，恰好成了龙头。河水仿佛也在燃烧，两岸的枫杨树和房子都被映红了……可惜当时我没有照相机，无法留住那壮观的场面。

此后不到十年，即1983年9月30日的晚上，一个更加壮美的场面却因为官池塘的不复存在而大为逊色，让我更感惋惜。因为再过几个小时，就是国庆三十五周年的纪念日。那天晚上，镇上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彩灯游行活动。凑巧的是，我妻子十月怀胎，恰在那天晚上肚子隐隐作痛。我连忙陪她到镇上的医院待产。医院就在光溪桥旁边。

医生检查后，说是要到后半夜才能分娩。时间还早，妻子也坚持得住，我就挽着她来到光溪桥上看灯会。

彩灯游行刚刚开始，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提着五颜六色、千姿百态的灯笼，从四面八方赶来，汇集到光溪河两岸，组成一条浩浩荡荡的彩色灯河，蜿蜒起伏，不见首

尾，在夜色里显得格外缤纷艳丽。此时，树也有情，水亦有意，晚风里的枫杨树更显风姿绰约，光溪河水变得格外明澈。于是呈现了岸上一条灯河，水中一条灯河的璀璨奇观……全镇万人空巷，我和妻子更是说不出的兴奋——自己的孩子就要在这个好日子呱呱落地。在我俩看来，那彩灯盛会既是欢庆祖国的生日，也像是在迎接我们的孩子出生！我还由此而自豪：我们这样一个普通家庭的喜事竟与国家的盛典巧合在一起！

可是当我往新造的鄞江大桥（在官池塘原址建造）那边看时，水中的灯河却不见了，桥上的彩灯也因为围观的人太挤，几乎看不到。长长的灯河似被截了一段，而且是最美的一段，真是大煞风景！我想，如果彩灯的队伍通过河上时，不是那座又高又宽的混凝土桥，而是原先沿水面而筑的官池塘，那该是一幅多么完美的“彩灯上河图”，把它拍摄下来，兴许可与《清明上河图》相媲美……但此刻，这只是我的想象而已——早在五年前，这座有550余年历史的石塘就被拆除了，只剩下孤零零的光溪石拱桥的断垣残壁。

幸好在那个夜里，我和妻子获得了另一种美丽——我们的女儿在凌晨时分，在光溪石拱桥旁边的那所医院里，来到了这个世界上……但是，官池塘所失落的美丽，却成了我梦中无法弥补的缺憾，我出生在鄞江的女儿更是永远不能感知了。

澄浪潭之灵气

鄞江镇从东晋隆安五年（公元401年）至五代后梁开平三年（公元

909年）的五百零八年间，一直是鄞县（鄞县）或宁波（明州）的县治、州治所在地，是浙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中唐代中叶作为明州州治所在地的时间也有七十四年。其辉煌历史之绵长令人刮目相看。

为什么会选择鄞江作为县治、州治？有一个传说：东晋隆安年间，句章城戍将刘裕为搬迁县城，曾叫一名风水先生到处选址。那位风水先生遍访句章境内古镇，最终向刘裕推荐了鄞江，他介绍了鄞江的地形、交通、物产等有利条件后，特别强调一句：此地有灵气，呈龙像。此话果然合刘裕心意，于是即迁句章县城至鄞江。后来刘裕也果然做了南朝宋的三年开国皇帝。

人们常用“人杰地灵”来赞美某地英才辈出，物华天宝。鄞江的“人杰”，我尚无考证；说这地方“呈龙像”，有点讨好刘裕的意思。而“地灵”我倒是一有所见。

鄞江的“地灵”在哪里？我以为澄浪潭就是一处。

说起澄浪潭，鄞江以外的人可能知道的不多，可是说起用澄浪潭水酿制的K牌啤酒，如今在宁波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但我写这篇文章，不是为K牌啤酒作宣传，其实它也无须我来宣传了。澄浪潭位于鄞江镇东南面一片叫做“悬慈畝”的田野上。鄞江有句老话：种田要种悬慈畝。就是说，悬慈畝这片田地上种的庄稼总比别的地方收成好，让鄞江镇其他村子里的人煞是羡慕。悬慈畝为何那么“神奇”？这个问题在我小时候就有了，因为那时父亲每年要去悬慈畝租田种。他也说，悬慈畝的田好种。

澄浪潭并非一般的水潭，你站在田野上乍一看，根本看不到它在

那里，你甚至会奇怪：这里怎么会叫澄浪潭，别说浪，就连水潭也没有啊？确实，它露出地面的只是一个十余米见方的水小潭，你若不仔细寻找，根本就找不到。同去的鄞江朋友告诉我，澄浪潭其实是地下水，分布于地层深处。正因为在地下，所以显得神奇；也才能保护好，没被污染。他指着水潭说：你看，这水就是从地下自然涌上来的，多干净，你想喝直接就可喝，我拿了杯子，舀上来喝了几口，清凉，甘冽，口感很纯，没有一点儿异味。而水的清澈更让我惊讶，连水底的细沙都能一粒粒分辨得出来。朋友介绍，澄浪潭是恒温泉，水温终年保持在摄氏13度左右。由于冬夏地表气温反差大，因此澄浪潭的水就有冬暖夏凉之感。他还说，要汲取澄浪潭泉水并不难，往地下挖十几米，就会有泉水喷涌而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至此，我终于明白悬慈坂上的庄稼为何比别的地方长得好，原来是这片田地底下隐藏着个巨大而美丽的秘密——它像是一张广阔的天然的温床，庄稼在它上面被它呵护着生长，那怕是寒冬酷暑，也冻不坏热不了；那怕干旱少雨，也能喝到它提供的养料。呵，那真是一片

母爱般丰腴温润的土地。而这丰腴温润，都是因为有了澄浪潭的泉水！

朋友说，现在这里有三口井用来抽取地下的泉水，一口供镇上老百姓饮用，一口专用于酿制K牌啤酒，另一口则是专门供应部队的。

好家伙，它不仅给农业以生机，如今还给生活、给工业、给军事带了滋润……

那天中午，我们离开澄浪潭，往东走了百来米，忽然又获得一个意外的惊喜：在离澄浪潭最近的一座小山上，发现了一片繁星撒播似的小白点儿，像是开在树梢头的洁白的花朵。我们连忙走近去细看，原来竟是成千上万只白鹭在那里栖息。那座小山也确比其他的山更为苍翠茂盛，白鹭在树梢间跳跃、盘旋、欢叫，或冲天而起，在空中掠过，那么自由，那么快乐！我问朋友：山上的白鹭是不是一直就有的。他说，听附近村里老人讲，几十年前有过，后来没了；最近才又飞来，而且比过去多得多。为何这座小山上的树木长得特别茂盛？为何山鹭留恋这座小山？我想一定是澄浪潭的灵气和近几年这里水上环境改善的缘故。对于自然环境的好坏及其细微变化，人常常稀里糊

涂，而植物和动物却很敏感，比人更有先知先觉。

在山中一株大杉树的树杆上，我看到贴着一张写有“爱护鸟类，保护大自然”的标语。一打听，是村里农民自发写的，我们为之深感欣慰——这不仅是山上树木和白鹭的福音，也将使得澄浪潭的灵气和鄞江丰富的自然、人文资源得以世代代代延续下去……

可是澄浪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来自何处？悬慈坂这片田野正好处在四明山东部一脉走向的尽头，那么我猜想，是不是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它源源不断地吸纳了四明山的灵气和精髓？

如果是，那真是自然的造化，是悬慈人、鄞江人的福气！

回过头，再来想想当年刘裕手下那个风水先生的选址，想想鄞江作为县治、州治长达五百余年，除了别的条件，那些为官者也一定深谙澄浪潭的灵气。他们看到悬慈坂上长得特别结实饱满的庄稼，看到旁边山上那些可爱的树林和鸟儿，心里就有数了：在这里做官，有这座粮仓，有这块菜园，有这么好的环境，还愁什么呀？

区文联召开五届八次全委会

7月7日下午，区文联假座新近落成的邱隘镇文化中心，召开文联五届八次全委会。区文联全体委员、文联机关及邱隘镇文联全体同志参加了会议。

区文联副主席徐剑飞主持会议。区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谢富国向大会报告了半年来区文联的工作情况，并对下半年的工作安排作了部署。文联下属各协会主席分别交流、汇报了各自工作情况。区人大副主任、文联主席麻承照就相关问题作了讲话。

市文联副主席周静书、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舒放毅到会祝贺，并作讲话，区委宣传部部务会议成员章红敏出席会议。（钱德祥）

丈 夫

■ 张 忌

美娟出门的时候，天已经亮开了。她沿着塘地往镇子的方向走。这个时候，太阳已经出来一点点了，像鸭蛋的蛋黄。

8点钟的时候，美娟到了镇上。今天是市集，所以尽管美娟来得早，但街上却早已挤满了前来赶集的人。不过美娟却不是来赶集的，她来镇上找一个人，这个人说好8点钟在镇卫生院门口碰头。可现在8点了，对方却还没到。美娟站在卫生院门口等着。

差不多过了半个小时，美娟等人终于出现了。她用手挡着太阳，急匆匆地往卫生院门口走来。这个人是美娟的表姐，叫凤兰。凤兰说，你是不是来了很久了？美娟说刚来。凤兰随手拦了一辆三轮车，那我们赶紧走，别让人等急了。两个人坐着三轮车，行了一段路，然后往左弯进一个路口，进了一条巷弄，再往右转弯，便到了那个叫老街的地方。远远的，美娟就看见了那个叫庞建设的男人。他站在巷弄口，轻轻地搓着双手，似乎等得有些急了。

庞建设见美娟她们来了，便跑过来抢着付了三轮车费，然后带着美娟和凤兰往家里走。庞建设住的是一个木结构的老房子，坐北朝

南。很旧，但却收拾得很干净。一进屋子，迎面便是一张小圆桌，桌子上摆了满满一桌的吃食。有春卷，小笼包，还有豆浆和皮蛋粥。庞建设招呼美娟和凤兰坐下来吃早点。美娟说，我已经吃过了。庞建设听美娟说吃过了，便又搓起手来，显得有些无所适从。吃过了，呀，你看看这么多的东西。凤兰说，美娟，那就吃点吧。这是建设的心意。美娟听了，就勉强喝了半碗豆浆。

吃过早点，凤兰抢在庞建设之前收拾起碗筷来，她说你们聊会儿，我来好了。走进进去的时候，她还冲美娟使了个眼色。

房间里就剩下了庞建设和美娟两个人。庞建设是个不怎么会说话的人，尽管此前他已经和美娟见过几次面了，但他还是显得拘谨。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憋出一句话来，好久没来了。嗯。挺忙的吧。对。

说完，庞建设又哑巴了，他将双手夹在两腿之间，像个女人一样。他显得非常紧张，似乎他现在不是在自己家，而是在美娟家。

房间里的沉默让美娟觉得有些不自在，她伸手搭了一下自己的头发。让她意外的是她发现庞建设正盯着自己的手看。她有些不好意思，

将手缩了回来。美娟想找一些话题说。她朝房间里打量了一下，发觉庞建设的身边放着一个黑色的塑皮盒子。美娟问那是什么东西。庞建设将盒子打开了，原来里头装着一把短号。美娟说你还会吹这个？庞建设笑着说，吹不好。美娟说，那你吹个曲子我听。庞建设害羞的笑笑，将短号在袖子上擦了擦，就鼓着腮帮子吹奏起来。

庞建设吹号子的时候，两眼平视前方，脸上的神情显得安详并且虔诚。美娟听着曲子，觉得似乎在什么地方听过，但又想不起来。庞建设吹完了，美娟就说，挺好听的。庞建设听了，似乎很不好意思，低头用力甩着号子里的口水。

中午，美娟和凤兰就留在庞建设家吃了午饭。菜是庞建设出去买的，凤兰和美娟做的。凤兰主厨，美娟搭手。做饭的时候，凤兰突然将一瓶润手霜塞给了美娟。美娟一愣，说你给我这个干什么。凤兰说，不是我给你的，是建设给你的。他说你的手又红又肿，肯定是地里活太多了，所以让你平时抹抹。美娟不肯要，凤兰就将润手霜塞在了美娟的口袋里。

美娟，上次我跟你说的的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美娟想了想

说，想是想过了，不过我总觉得这样对不起根生。凤兰歪了歪嘴巴说，美娟，你可真傻呀，难道你想这样跟根生过一辈子吗？我知道你想有个好名声，可是根生要是命短还好，根生要是命长呢，你就这样一直拖下去？我还是那句话，离开根生，你跟着建设去外面打工。建设有个亲戚是在南京开家具厂的，凭着建设的手艺，混口饭吃还不容易吗？再说了，你这样拖下去，要是哪一天建设知道了根生的事，你怎么收拾？

这个时候，天色已经暗下来了。夕阳像是一艘刚触礁的大船，正慢慢地往山那边下沉。美娟沿着河岸走，她走得很快，两只手飞快地前后甩动。

原本美娟打算在庞建设家吃完中饭就回来的。可没想到下午的时候，庞建设说要带他们到镇上新建的公园去看看。庞建设还带了照相机给她和凤兰拍照片。美娟已经记不起来自己有多久没有拍过照片了。她觉得自己很兴奋，像个学校里的学生。一高兴，几个人就忘了时间。

美娟走进院子的时候，看见根生靠在门槛上，正眼巴巴地朝外张望着。根生看见美娟，就咧着孩子一样笑了起来。根生用手支着门沿，费力地站直身子。你做什么去了，怎么这么晚？美娟看见根生这个样子，心里觉得又可怜，又可恶。她不耐烦地说，我去镇上办事呢。美娟走进灶房，看见根生没有烧饭。说你为什么不烧饭？根生说，没柴了。你可真是我的祖宗，我究竟怎么了，要这样服侍你。说完，美娟又跑到院子里劈柴。美娟劈柴的时候，根生为美娟倒了热水。根生说自己不饿，让美娟先洗把脸。

美娟看着根生讨好的神情，觉得更加厌恶起来。他总是这样，每次自己烦他，一句还口都没有。美娟知道，其实是怕她离开他。

洗完脸，美娟忽然想起了庞建设给她的那瓶润手霜。她拿出来挑了一些抹在手上，很香，而且很舒服，像是另一双手在给美娟的手做按摩。美娟闻着香味，没察觉根生正站在一旁看她。美娟惊了一下，抢先说，我今天在集市上买的。根生笑笑，说真香。

这天晚上，美娟失眠了。她觉得有些兴奋。自己终于下决心要离开根生了。和根生相比，庞建设是个多么优秀的男人啊。干净，健康，有手艺，还懂得体贴人。事实上，以前美娟也想过离开根生，但那只是想想，她从来没有真正打算实施。再说了，如果离开根生，美娟也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可现在不一样了，庞建设的出现让美娟实实在在地闻到了幸福生活的美好气息。有个男人依靠，就再也不用天天冒着寒风烈日去问弄那些娇贵的庄稼了。

想到这里，美娟觉得有些害羞。她没想到自己忽然一下子可以离幸福生活如此之近。要在以前，这几乎是难以想象的。自己嫁给根生的这二十年，他除了会做一些简单的家务以外，几乎已经丧失了一个男人所有的能力。是美娟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家。为了挣钱，美娟一个人种了六亩地。西兰花、雪里蕻，反正能卖钱的她都种。凭良心说，这些年，过重的田间劳动已经把地锻炼成了一个种地能手。别人家都是男人干活，可她一个人女人家却要干比男人更多的活。凤兰说的对，自己已经不再年轻了，该为自己考虑了。再说自己跟了根生这么

多年，也算对得起他了。

这时，根生在美娟身边忽然咳嗽了起来。听得出来，他在极力的忍受，但他还是发出了剧烈的响声，让人担心他会将自己的肺也咳出来。听着根生的咳嗽，美娟觉得有些厌恶，又有些伤心。这个可怜的男人肯定不会想到自己就要离开他了，真不知道他以后一个人会怎样生活下去。

早上，美娟花一百二十块钱雇了几个小工将塘地里的六亩西兰花收割了。今天，镇上的工厂要到地里来收。据说今年西兰花的价钱不错。中午，美娟没有回家，她一直在地里跟工厂的收购员讨价还价。最后，对方经不起美娟的磨，终于按美娟的价格收走了西兰花。美娟拿着钱，松了口气。

往年，西兰花一采摘完，就该种露天西瓜了。但今年美娟不打算再种了，她想把地让给别人。为此，她找到了村里的种粮大户王守善。听了美娟的来意，王守善显得很吃惊。他想到这个村里最勤劳的女人竟然要出让自己的土地。但他没有问原因，他让美娟说说条件。美娟说，我不要你的钱，只要你每年给我两千斤谷子就行。听了美娟的条件，王守善就更吃惊了，要知道美娟那六亩地位置非常好，离沟渠近，水源好，光照充足。而且，这几年，在美娟的精心打理下，这几亩地肥沃异常。相比较而言，美娟的条件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王守善没有犹豫就答应了美娟的请求。两人找了中间人写协议。随后，按照美娟的要求，王守善叫了本家的两个侄子将两千斤谷子送到美娟家里。

谷子运到美娟家的时候，根生正坐在院子的台阶上。他看见装潢

粮食的车子，显得有些茫然。美娟指挥着王守善的两个侄子将谷子装进堂屋的粮仓里头。装谷子的时候，根生拖着腿一瘸一拐地跟了过来。根生说，美娟，你买那么多谷子干什么？美娟说，总是要吃饭的，多存些粮食没坏处。

做晚饭的时候，美娟发现自己家的烟囱又堵上了。美娟家的烟囱因为当初设计有个弯道的缘故，那些烟经常会在那个弯道堵住。以前美娟总是男人一样爬上去，用笤帚捅。但捅顺了，没多久就会又堵回去。

美娟拿着笤帚爬到房顶去捅烟囱。美娟想，反正家里还有去年修灶头时剩下的白水泥，干脆明天找个泥水匠将烟囱修一下。第二天一早，美娟找了村里的一个泥水匠，她给他买了两包香烟，让他帮忙想办法将烟囱修好。泥水匠推辞了一下，但最后，他还是将香烟放在了口袋里。

泥水匠在房檐上忙前忙后，不时地招呼美娟帮他拿工具。美娟一会儿上，一会儿下，一会儿倒水，一会儿拔烟，显得十分忙碌。此时，根生就站在楼下。他仰着脑袋默默地看着，一句话都不说。

晚上，美娟做了一个梦，她梦见自己又和凤兰来到了庞建设的家里。庞建设还是像往常一样热情地招待她们。庞建设盯着美娟的手，说你的手真好看。

半夜的时候，美娟醒了过来，她觉得口腔里头十分干燥，她用力咽了一口口水。此时根生已经进入了正常的安睡状态，上半夜他时常因为疼痛和咳嗽而无法入睡，只有在下半夜，他才能因为疲倦而睡去。

美娟从床上爬起来，倒了一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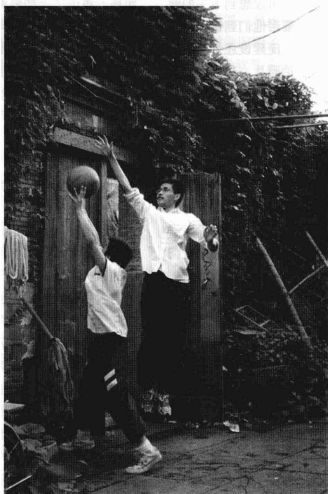
水喝，她喝得很迅速。以至水来不及进入她的喉咙便浸湿了她胸前的衣服。喝完水，美娟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她小心翼翼地走到柜子前，从里头摸出了一沓钱来。这是美娟今天刚从银行里取出来的。她靠在柜子边，又将钱数了一遍，对，整整一万元。这是美娟所有的积蓄。这些年，除了给根生看病以外，美娟省吃简用，好不容易攒下了这笔钱。现在，美娟已经将这笔钱做了妥善的分配，自己带走两千，其余的全部留给根生。要知道根生一个人在家，肯定需要钱的地方。他又没能力赚钱，就给他多留些。

美娟将钱重新放进了柜子里头，随后关上了柜子的门。可能是刚才喝水喝得太快，她打了几个嗝。打完嗝，她感觉到了困意。她打了个呵欠，她想自己应该休息了，明天一早她还要赶路呢。

美娟走回楼上，她小心地走到床边，看看自己有没有惊醒根生。这

时，她忽然发现根生有些不大对劲。他的脸色发青，似乎在忍受着巨大的痛苦。美娟靠近了一些，叫了根生一声，但根生没有任何反应。美娟这时才发现根生一半的身子已经露在了被子外面，绷得直直的，像根琴弦。她还看见根生的喉咙那儿突兀地鼓起一个包来。美娟有一个不祥的预感，她伸手去探根生的鼻子。根生竟然没气了。

根生经常这样被痰卡住喉咙而无法喘气，美娟赶紧用力地去掰根生的下巴。以往，这个办法总能使根生缓过气来。可今天，美娟弄了半天，根生都没能再恢复呼吸。他歪着嘴，一股浓痰从他的嘴角缓慢地流淌出来。



卢小东摄影作品选·游走宁波系列之·莲桥街轶事

根生死死了。

发现根生死后，美娟感到有些紧张，但她没有激动太久，便迅速冷静了下来。现在还不是激动的时候，她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将根生背到楼下灶堂间。这是本地的风俗。美娟试着将根生扛到背上，但让她意外的是虽然根生瘦得就剩一身骨头了，却根本扛不动他。要知道美娟在干农活的时候，能扛得动很重的东西，她怎么会扛不动根生呢？美娟又试了一下，但还是没有成功。美娟想自己应该找人来帮忙。

美娟来到了根生哥哥根红的家里。听到根生死去的消息，根红没顾得上穿外套就跟着美娟跑到了根生家。根红伏在根生的躯体上，大声叫着他的名字。但根生的身体在床上毫无反应。根红看着根生，确认他已经死了。他哀伤地叹了口气，眼泪从他的眼角长长地流了出来。他抹了一下眼睛，想把根生背下楼去。但他也背不动。根红跟美娟说，你帮我一把吧。美娟说，我没有力气了。根红看了美娟一眼，说，那你给我找块旧门板，我叫人去。

美娟找了块旧门板。她听见根红在外面喊人，有人应了，再过一会儿，那个人就和根红一起走了进来。这个人是村里的一个木匠，平时和根生关系不错。根红和木匠把根生的尸体放到了门板上。在抬动尸体时，美娟看见根生的几个手指使劲地抓着床单，甚至有几个地方都抓出洞来了。似乎在死之前，他忍受了极其巨大的痛苦。美娟不知道根生死时为什么不叫她，如果叫不出声，推她一下也好呀。如果他能弄醒自己，也许他就不会死去了。

根红看见根生的眼睛开着，伸

手在他眼睛上抹了一把。走到楼下的时候，木匠忽然说，哎呀，你看他的眼睛又开了。根红扭头看了一眼，赶紧让木匠把门板放下。根红说，不会还有气吧。他伸手到根生的鼻子下探了探，他的手指有些颤抖。但马上他便放弃了自己的这个念头，他叹了口气，又伸手将根生的眼睛合上了，他舍不得走哩。

到了楼下，根红将木板搁在了墙角。根红让美娟拿了条被子，盖在根生的身体上，似乎怕他冷。

根红对木匠说，你先回去吧，也没什么事了。木匠说，有什么事叫我。美娟说，谢谢你了。木匠摇了摇头，说谢什么。就先走了。

根红坐在板凳上，点了根香烟。下午根生还来找过我，跟我说他要是走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我当时感到很奇怪，他怎么会问这些事情。我还劝他不要胡思乱想。可没想到。

此时，门外的天色微微有些淡了，黑暗似乎在缓缓的向远方流动。这种缓慢的流动让夜色看上去很单薄，似乎伸伸手就能捅破。四下里安静得很，有一点点的风。仔细了，似乎还能听见一些树叶落在地上发出的扑簌簌的声音。美娟坐在门槛上，神情木然地盯着地面，抖动了几下喉咙，觉得心里堵得难受。

天刚透出一些淡蓝的光亮时，亲戚们开始陆陆续续地赶来了。

首先来的是根生的妹妹，她是从城里赶来的。她的眼睛红肿着，似乎一路就是这样哭来的。她一进门，就扑到了根生的躯体上。她像个孩子一样，哭得肆无忌惮。看到这样的场景，美娟觉得也有点伤心了。妹妹哭了一阵，旁边的几个女人及时的将她拉到一旁休息。妹妹

声音颤抖向旁边的人询问了根生的死因。当她听美娟说根生是被痰呛死的时候，脸上的哀伤一扫而尽，转而露出了一种狐疑的神色。看到这个神色，美娟的哀伤瞬化为乌有。美娟想你有什么资格用这样的神色看我，我又没有说谎。美娟一点都不喜欢根生的妹妹。以前，每当美娟想离开根生的时候，根生的妹妹总是会及时的出现在她眼前，拿些营养品什么的来看望根生。妹妹的举动让美娟始终无法开口，就这样，她一直和根生过了二十年。

美娟离开人群，一个人坐到灶堂，装作一副伤心垮了的样子。她不想再理他们会。她不愿意——跟这些人解释根生的死因。瞧这些亲戚们的询问，充满了窥探和责问的口气，真是好笑。美娟想你们有什么资格来责问我。要知道，根生死，最难过的人应该是我。

大约8点钟的时候，院子里忽然一阵嘈杂。美娟走出去看，原来是镇上耶稣堂的人。他们一共来了8个人，站在院子的一边正跟根红说着什么。

耶稣堂的人到来后让在场的人有些措手不及，因为根生的妹妹他们已经准备按照本地的习俗来操持葬礼了。耶稣堂的到来显然打乱了他们的布置。为此，根红便一一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告诉他们这是根生的遗愿，根红说，我们应该尊重根生的遗愿，再说耶稣教的葬礼简便的很，还省钱，不用我们操心了。根红这么说，亲戚们便不好再说什么，只是各自沉默着不说话。

耶稣堂的人在院子里逗留了一会儿，便尾随着进了灶堂间。他们没有再跟身旁的任何人说话，安静而富有秩序地在根生的遗体旁围了个半圈。他们握着自己的手，闭着眼睛，低声为根生做着祷告。房间

的人看见这个架势，觉得好奇，也有点紧张。谁都不敢说话，整个房子静悄悄的，洋溢着一种让人敬畏的气氛。

几分钟后，祷告的人们都睁开了眼睛，他们纷纷念着阿门，在胸口划着十字。然后他们转身走到了美娟的身边，他们围住美娟，开始整齐地唱起歌来。美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对她唱歌，但她不好问，因为她并不熟悉耶稣教的习俗。由于挨得太近，美娟甚至能感觉到他们唱歌时呼出的热烘烘的气息。美娟觉得这种感觉奇怪极了。

灵堂就设在楼下的堂屋里。秋天时候，美娟就将摘来的橘子堆在那里。这些橘子卖不掉，又吃不完，它们就在堂屋的墙角一天天腐烂。直到现在，那里还有一些挥之不去的腐败味儿。堂屋里还摆放了一个铁皮做成的巨大粮仓。美娟跟王守善买来的两千斤粮食就装在这个粮仓里。原本美娟是想自己走后，根生能有粮食吃。可没想到根生却以这样的方式打乱了她的计划。

几个亲戚将堂屋里的杂物清理干净后，商量着粮仓要不要搬，商量了一阵，没得出什么结果，又跑过来问美娟。美娟想了想说，不用搬了，粮仓还是满的。于是两个亲戚又跑了回去。

根生的妹夫找来一条长凳。他贴着脚站在长凳上，然后艰难的在两面墙上钉钉子，钉牢钉子后，他将一块画着大红十字的白布展开，分别挂在两颗钉子上头。这块巨大的白布将房间分成了里外两间。根生的遗体将放在里面那个小空间里。

耶稣堂的人走过来，他将两块白布交给根生的妹夫。根生的妹夫打开来一看，原来是两首歌词。一

首是《乐进天国歌》一首是《劳碌已尽歌》。耶稣堂的人嘱咐根生的妹夫将这两首歌词挂在大白布上面。

就在布置灵堂的间隙，院子里又多了很多人。根生家的热闹深深吸引着村里的人。他们站在院子里，一边朝灵堂里头张望，一边议论着什么，显得相当好奇。还有人借着安慰美娟的机会打探根生死去的一些细节。按照习俗，他们是不能走进灶堂的。于是，他们就挤在门口，眉飞色舞地说着一些根生前的事情。

灵堂布置完毕后，几个亲戚便走进灶堂将搁置根生遗体的门板抬了出来，他们要将它移到灵堂里头。这个时候，院子里的人又集中了过来，他们围住根生的遗体，探头探脑的，一边看，还一边发表着各自的议论，显得十分兴奋。

根生的遗体放进灵堂后，耶稣堂的人也便完成了他们的使命。他们走到美娟面前，向她告别，并劝她节哀。美娟留他们吃中饭，却被婉言谢绝了。他们从根生的灵堂前经过，然后尾随着离开美娟家的院子。

吃完中饭，亲戚们坐在一起时又聊起了根生。他们长吁短叹，一边回忆着根生，一边抒发着对人生无常的感叹。感叹一番后，这些人便在灵堂前支起一张桌子，开始打麻将。

美娟呆呆地看了会灵堂，便一个人坐回灶间去了。她在灶间里打了个瞌睡。昨天一夜她根本没怎么睡，现在她真觉得有些累了。

晚上，守夜的亲戚们有一些准备在灵堂打地铺，还有一些则商量好打通宵麻将。他们将一整晚的时间都安排的满满当当的。似乎他们不是在守夜，而是在聚会。

村里的几个女人陪着美娟在灶堂里说了会儿话，她们试图安慰美娟。美娟听着她们的话，觉得不以为然，她想如果我真的那么哀伤，你们说这些话又有什么用处。

但尽管这么想，她的脸上还是流露出了哀伤的神情。

大约到了十点钟的时候，女人们纷纷回去了。灶堂里只留下了美娟一个人。女人们走后，美娟又在灶堂里坐了一会儿。她显得有些迟疑。因为按照本地的风俗，女人丧偶的三夜都必须单独睡在原先的房间里头，这样的方式能够考验这个女人是否忠于她的丈夫，并且能使死者的灵魂得到安息。

美娟有些怕再回到楼上那个房间去，要知道他丈夫刚刚在那里死了。可她又不能不上去，要知道，亲戚们的眼睛都盯着她呢。美娟咬咬牙，最终还是从灶堂起身了。美娟将楼下的廊灯先打开，借着廊灯的光亮她走到楼上，在将楼上的顶灯打开后，她又走回楼下，将楼下的灯关了，然后重新上楼。这个时候，美娟发觉自己是那么的惧怕黑暗。

美娟轻轻地推开了卧室的门。在她推门的一刹那，陈旧的木门发出了一声吱嘎的声音。虽然对于美娟来说，这个声音再熟悉不过了，她几乎每天都要听到这样的声音。但今天，当美娟再次听到这个吱嘎声时，她不由打了个冷战。她的心扑通作响。

美娟缓缓心跳，然后摸索着拉开了房间里的灯。当房间里的一切都在灯光下显露无疑的时候，美娟扑通作响的心才稍稍安稳了些。她走到窗边，深深地吸了口气新鲜空气，然后趴在窗台上，看夜色里的村庄。此时，村庄已经没了几盏灯光了，农村的人睡得早，他们必须